

嘉業堂  
叢書

尚書正義

第九册

尙書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畢命第二十六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至顧命

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二公至治之

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卽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卽位之

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

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

顧命。

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旣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

傳正義十一  
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

傳實命至要言

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爲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總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總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傳成王至悅懌

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厯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

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卽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卽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旣彌留則成王遇疾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頹張本耳

傳王將至出命

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絜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頹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澣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

饋類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旣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傳同召至公卿

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

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  
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  
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  
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  
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  
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  
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  
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  
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  
依世本史記爲說也

傳師氏至事者



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  
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  
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  
蓋羣士也

王曰至非幾

正義曰王召羣臣旣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  
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旣久留於我  
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  
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  
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

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  
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己也言己常敬迎天之  
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  
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  
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己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  
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  
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  
勸小大眾國於彼小大眾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  
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眾國各  
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  
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

傳正義十一  
欲令戒其不爲惡也

傳病日至命汝

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

傳今天至忽略

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旣至宅宗

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

傳此羣至本位

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

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傳綴衣至王崩

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展綴衣。則綴衣是黼。展之類。黼展是王坐立。

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  
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  
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  
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  
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  
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  
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  
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  
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席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

傳正義十八  
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傳臣子至賁氏

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  
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  
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  
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  
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儻似反於經  
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  
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  
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  
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

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傳明室至宗主

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

傳三日至康王

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王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



策書故於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  
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卽位  
及傳命已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  
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  
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  
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  
爲國家之威儀也

傳邦伯至喪用

正義曰成王旣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

知伯相卽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棹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棹及明器此旣殯卽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槨者斬之是與土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槨之材

傳狄下至所爲

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展郭璞曰窗東戶西也禮云斧展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展地因名爲展是先儒相傳黼展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黼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展地故名此物爲

黼展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展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展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閒至漆仍几

正義曰牖謂窗也閒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閒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展展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卽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閒謂之展彼言展前此言牖閒卽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篔席黼

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閒之坐，卽是周禮展前之坐。篋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纁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展前一坐敷三種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種之席。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傳篋桃至之坐

正義曰：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

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篋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篋席織蒻萃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彩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綫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

子待諸侯設斧辰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  
辰彼在廟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傳東西至之坐

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  
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萃孔以底席爲蒻萃當  
謂蒲爲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藎席蒲蒻謂  
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篋織致席  
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  
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  
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  
餘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

文彩名爲餘蜺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蜺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傳豐芡至之坐



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薜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葦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雕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雕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傳西廂至質飾

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

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  
筍是筍爲翦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  
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  
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  
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  
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  
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

傳於東至器物

正義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  
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

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

傳寶刀至二重

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刃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鑲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鑲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刃削

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興治孫策策引白削  
斫虎興體動曰我見刃爲然然則赤刃爲赤削白刃爲  
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  
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  
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  
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  
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  
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  
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  
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  
寸者孔旣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

傳三玉至寶之

正義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  
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  
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  
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  
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  
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  
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  
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犧氏王天  
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  
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犧氏繼天

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

傳盾國至坐東

正義曰以夏有盾侯知盾是國名也盾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卽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

傳兌和至夾室

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卽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傳大輅至南向

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

傳先輅至顧命

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五輅金卽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

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

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展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至側階

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

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  
不須以兵衛之

傳士衛至畢門

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王  
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  
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  
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  
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  
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  
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  
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卽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鑿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立處

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

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阼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傳冕皆至前堂

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檐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傳黻瞿至階上

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

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

傳銳矛至階上

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至冊命

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卽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卽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卽言升階



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卽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卽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

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卽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

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  
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  
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  
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  
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

傳公卿至色玄

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  
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  
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  
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  
蟻者虬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

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卽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傳執事至宗伯

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

傳大圭至不嫌

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  
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  
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  
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  
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  
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  
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  
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  
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  
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  
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

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立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

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

傳太史至同階

正義曰訓御爲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

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至光訓

正義曰此卽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

傳冊命至託戒

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

傳用是至大法

正義曰卜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卜爲大法王肅亦同也乃受至降收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



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齋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玉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齋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玉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

傳王受至顧命

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

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  
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  
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  
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  
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  
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  
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  
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  
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  
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  
三卻復本位與孔異也

傳祭必至福酒

正義曰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大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濟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傳受王至於篚

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旣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

傳太保至曰酢

正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大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

傳宗人至受命

正義曰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

傳正義十一  
拜者白成王言己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  
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己傳顧命之事  
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  
故荅拜也王旣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  
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旣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  
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  
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傳太保至相備

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旣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  
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旣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噉以  
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噉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

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齎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齎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傳太保至所白

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卽作後篇後

尚正義十一  
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卽止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之誥

正義曰康王旣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至荅拜

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旣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荅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爲主也



傳出畢至南面

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卽答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

傳二公至北面

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傳諸侯至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魑魑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

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卽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傳賓諸至奠贄

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爲之作辭辭

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卽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眾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旣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

傳諸侯至其幣

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原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

太保至寡命

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

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卽王位其敬之  
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  
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傳冢宰至見外

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  
大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  
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  
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  
傳言文至所起

正義曰羨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羨道也文武所  
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

土故也

傳言當至教命

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眾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至子羞

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眾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

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  
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  
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  
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命封立賢臣爲  
諸侯者樹之以爲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  
諸侯卽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  
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  
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  
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  
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己也



傳順其至見丙

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丙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丙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

予一人釗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卽王位謙也

傳言先至咎惡

正義曰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

哀矜下民不用刑罰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德洽

正義曰孔以齊爲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

傳天子至循之

正義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

傳言雖至諸侯

正義曰王之此誥並告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羣公至喪服

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至畢命

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

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

傳命爲至畢公

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

傳分別至保護

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卽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

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  
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卽經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至東郊

正義曰惟康王卽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胙  
然而明也於胙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  
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眾命太師畢公使安  
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

傳康王至庚午

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  
麻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

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  
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  
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  
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  
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  
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  
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至仰成

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  
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  
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

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  
已來既歷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  
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  
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爲惡若不善其  
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  
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  
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  
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王命

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王呼爲父師率東方諸  
侯是爲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

傳言周至其家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

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爲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

傳天道至勸慕

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



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遞來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不可以其旣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爲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

傳言公至師法

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

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

傳公之子孫

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至念哉

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公其往爲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爲善病其爲惡

其爲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  
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  
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  
海之內爲政貴在有常言辭尙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  
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  
旨者惟以爲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  
以治殷民之法

傳言當至善聲

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爲識淑善也慝  
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  
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天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

則惡者自見明其爲善當褒賞之病其爲惡當罪罰之  
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傲之揚其善聲告之  
疏遠使聞知之

傳其不至沮勸

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爲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然則先王制之爲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  
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  
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  
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  
交通此之義也亦旣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

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止爲惡者勸勉爲善者

傳郊圻至安矣

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爲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爲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

傳紂以至絕之

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  
順之意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  
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  
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  
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至其訓

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  
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  
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  
眾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  
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

自侂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恆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

傳特言至天道

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

傳此殷至僭上

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爲居寵日久。怙恃己之奢侈。自謂奢侈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

傳言殷至惟難

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爲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倨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

傳敬順至畢公



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勵畢公

尙書正義卷第十八

尚書正義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問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至君牙

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

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

傳言汝至太常

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今命至乃寧

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爲我輔翼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爲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

汝當爲中。正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  
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  
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尙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  
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爲政。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  
傳今命至委任。

正義曰。股脚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  
身故。舉四支以言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  
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云。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爲心者。君  
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  
君心也。

傳冬大至怨嗟

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至前人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

傳言武至承奉

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  
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  
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  
美武王業之大也

傳文武至邪缺

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  
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  
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  
缺

王若至有父

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爲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至冏命

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

傳伯冏至大夫

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

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旣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王若至咸休

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



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  
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  
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  
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  
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  
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  
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  
傳言常至過悔

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  
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  
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卽此義也

傳聰明至忠良

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中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至先烈

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旣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己也卽言正己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

傳言恃至功業

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

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  
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  
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

今予至吉士

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  
御之臣勸勉汝君爲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  
不及之事汝爲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  
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  
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  
傳欲其至佞僞

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

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

傳當謹至正士

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僻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

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卻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爲側媚者爲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至呂刑

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

傳呂侯至司寇

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爲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爲三公卽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

傳呂侯至天下

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

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

千判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  
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  
刑罰太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  
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  
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  
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  
重於夏法成康之閒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  
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  
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  
時事即可爲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  
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爲此故



也

傳後爲至甫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

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卽甫也

惟呂至四方

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爲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

傳言呂至揚名

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以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曰耄是耄荒爲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卽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

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卽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年而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王曰至在下

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

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  
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  
爲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鴟梟之義抄掠良善外  
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己  
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  
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  
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  
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則截人耳劓截人鼻剗椽人陰黥  
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  
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  
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

皆化爲惡泯泯爲亂棼棼同惡小大爲惡民皆巧詐無  
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  
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  
上天上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者  
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眾被  
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  
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

傳順古至蚩尤

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  
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  
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

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

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  
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  
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  
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  
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  
尤猶有種類尙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  
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  
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  
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傳平民至之甚

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

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  
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  
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  
盜賊狀如鴟梟抄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  
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  
有也

傳三苗至同惡

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卽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  
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  
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皋陶  
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



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  
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  
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  
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  
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  
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  
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  
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傳三苗至五虐

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  
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

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椽陰黥  
面苗民爲此刑也椽陰卽宮刑也黥面卽墨刑也康誥  
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卽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  
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  
截鼻椽謂椽破陰黥爲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  
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  
之椽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

傳三苗至之約

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  
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  
之意焚焚擾攘之狀泯泯爲亂習爲亂也焚焚同惡共

爲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爲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旣無信義必背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

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

傳君帝至下國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卽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

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  
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  
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  
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至惟明

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旣誅苗民乃命重黎  
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  
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  
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  
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  
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

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爲非以德明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也

傳重卽至相干

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平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

卽羲也黎卽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  
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  
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  
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  
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  
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  
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  
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  
之云明不相干卽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  
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  
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

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  
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  
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  
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  
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  
絕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  
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傳言堯至名焉

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  
苗民之下故傳以爲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  
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爲非明

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  
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爲善明與  
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  
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至祗德

正義曰堯旣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  
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  
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  
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  
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  
中正以教民爲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旣富而後教



之非苟欲刑殺也

傳伯夷至於民

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卽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洪水萬事改新古老旣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爲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爲民故傳旣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卽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天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

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爲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

傳言伯至敬德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旣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旣行乃使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至棐彝

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

傳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傳天下至常教

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眾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至在下

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

惟能爲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爲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傳言堯至不行

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爲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

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爲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爲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

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爲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  
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爲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  
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至厥世

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  
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爲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爲天  
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旣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  
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  
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  
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

也彼苗民之爲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

傳言當至法之

正義曰伯夷典禮皋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爲治不使視皋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

傳其今至滅亡

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

傳苗民至誅之

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爲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

王曰至惟永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  
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  
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卽當必勤  
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  
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令我爲天子整齊下  
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爲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  
理惟爲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  
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  
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  
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  
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

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

傳皆王至至命

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

傳今汝至不勤

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日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

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

傳天整至所行

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己冀欲使為行稱天意也

傳汝當至德美

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

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己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己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

傳先戒至之道

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至天威

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

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卽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眾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取其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

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旣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輕聽用刑也

傳在今至宜乎

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

尚正義十九  
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

傳兩謂至之辭

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爲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爲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爲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眾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荆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傳五辭至五刑

正義曰旣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

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

傳不簡至贖罪

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卽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

傳不服至赦免



何正義十九  
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  
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  
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  
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  
緣五罰爲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  
傳五過至所在

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  
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  
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  
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  
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

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  
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  
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  
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  
多是爲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

傳以病至不行

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  
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  
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爾  
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  
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卽此是也

傳刑疑至其理

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卽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卽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及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

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眾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眾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眾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

正義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皆以爲可刑或以爲可赦未得卽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眾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卽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

直則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

傳無簡至用刑

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卽是無罪之人當赦之

傳荆其至相當

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剔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立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

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鍤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銍馬融云銍量名當與呂刑鍤同俗儒云銍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鍤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銍十銍爲鍤鍤重六兩太半兩鍤銍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銍爲鍤二鍤四銍而當一斤然則鍤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鍤爲銍如鄭玄之言一鍤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

何正義十一  
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  
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  
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  
也

傳別足至百鍰

正義曰釋言云荆別也李巡云斷足曰別說文云別絕  
也是別者斷絕之名故別足曰荆贖劓倍墨荆應倍劓  
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  
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  
少別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別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  
贖荆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

傳宮淫至之宜

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緩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



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荆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

傳別言至相備

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

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至有要

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眾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爲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

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  
要善戒令審量之

傳上下至可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  
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  
當與誰同獄官不能盡賢其閒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  
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  
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  
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

傳一人至權宜

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

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一劉君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旣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云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卽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

傳言刑至要善

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立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至兩刑

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卽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

錯斷獄者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疏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

傳當憐至之道

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

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卽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今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

傳斷獄至文辭

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

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尙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

王曰至天下

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



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眾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眾民無有善政在

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

傳敬之至儆之

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卽諸侯也襄十二 years 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

傳我敬至典刑

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爲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

傳今天至言之

正義曰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常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搆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肖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

傳民之至民治

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

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  
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  
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  
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

傳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  
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  
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是聚  
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眾人見罪也眾

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也。  
傳當長至罰之。

正義曰眾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  
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  
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  
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  
傳天道至罰之

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眾民無有善政在於  
天下由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  
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至祥刑

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  
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常視立德於民而爲  
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  
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  
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  
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  
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眾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  
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  
美譽

傳言智至以然

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

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  
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  
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五  
常也

尚書正義卷第十九

又言而謂曰